平湖历史上的谜书

■ 邓中肯

平湖谜语，历史悠久。平湖人不但喜欢谜语，猜谜语，而且创作谜语，编辑成书，成绩斐然。平湖建县较晚（宣德五年析海盐县四乡为平湖县），明代及以前平湖谜书无考，清代及以后邑人成就谜书，多有记载。一个小县，人口不足五十万，但时有谜语成集，这在嘉兴乃至全国也是少有的。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平湖人钱南扬，在他所著《谜史》一书的“谜语书籍”中，还收录了平湖的三本谜书，即沈筠的《贤博集》、王均的《梦阁谜语》和李夔飏的《精选文虎大观》。

沈筠（1802～1862），字实甫、昆游，号浪仙，自署蜻蛉洲外史、六一翁，平湖乍浦人，为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其出身于乍浦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父亲沈儒晋早逝。沈筠在同为诗人的母亲朱兰的培养教育下，刻苦钻研，博览群书。瘦削文弱的沈筠虽然拙于口头表达，却十分擅长作诗著文，拥有数百万字的著述，著述有四十多种，倘若再加上各种未刊稿本，共计有57种之多。可惜因咸丰之乱，乍城沉陷，稿失其半。现存光绪九年刊十卷本《守经堂诗集》卷末收录的沈筠晚年在经历辛酉（1861）兵燹之后编写的《守经堂自著书目》里提到“辛酉三月遭毁者二十四种”，其中包括《贤博集》一书，书名后注“十卷，皆庚词”。光绪《平湖县志》引黄金台所著《听鹂馆日志》云：“筠所撰灯谜约数万条，曰《贤博集》。”陆惟鎏《平湖经籍志》收录此书名，称“《贤博集》十卷，佚”。

王均，字平治，号梦阁，平湖人，道光时岁贡生。其生平搜访文献甚勤，汇为《柘上遗诗续编》《畅真机室遗稿》，后又编就《梦阁谜语》二卷。陆惟鎏《平湖经籍志》收录此书名，称：“《梦阁谜语》二卷，见同邑孙氏雪映庐藏清同治刊本，无序跋。”

在平湖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中还收藏着由平湖人主编的三本谜语专集：

《精选文虎大观》，为光绪十六年（1890）由五品衔候选训导李夔飏（字仿白）汇编。他在“自序”中说：“文人游戏，惟文虎一道最雅，自古及今争奇斗巧，不一而足，然或散见各书，或专行一集，阅者每有得此失彼之憾，余不揣谫陋博采广收，无论已刻、未刻，择其尤雅汇为一集。”可见秀才李夔飏为了让喜欢猜谜者在阅读之时不至于顾此失彼，所以汇编了《精选文虎大观》。文虎，即灯谜，那么为什么称“大观”呢？他在编辑说明中说，主要参阅了《群珠集》《玉荷隐语》《十四家谜语》《春灯新谜》《镜花缘》《归田锁记》《梦阁谜语》《两般秋雨庵新编》《余生虎口虎》《闲情小录》《寄傲山房》《艮斋杂说》《荫甫隐语》《一夕话》《蝶阶廋词》等15种有关谜语的书籍，还搜集了外乡文人如李鹤年（前闽浙总督，奉天人）、葆亨（前山西布政司护理巡抚，长白人）、刘杭（光绪丁丑进士，甘肃人）、王恒（陕西韩城人）、焦焯（陕西长安人）、戴堉（江苏元和人）、何绮（江苏淮安人）、程燮（江苏泰兴典史，顺天人）、薛文晋（嘉兴人）等13人流传的谜语作品，同时也广泛搜集了本县陆润章（秀才）、蒋槐（秀才）、徐元锡（原松江府海防同知）、陆超陞（恩贡生，有名的“小三元”）、葛金烺（进士）、高伦元（举人）、何绍玮（廪生）、王铭贵（花翎，前知县）、徐迺昭（举人）、叶廉锷（道光甲辰举人）、叶养存（光绪举人）等53人的谜语作品。可见平湖拥有一群喜爱谜语的读书功名人，他们热衷于猜谜、制谜。因为射虎是文人喜欢的游戏，所以谜底大部分与古籍、古人、古字、古事、物象相关，也必然涉及“四书五经”乃至戏剧作品、诗词曲牌。李夔飏的《精选文虎大观》分六卷：卷一，四书；卷二，诗经、书经；卷三，易经、礼记；卷四，左传附春秋、古文、诸书；卷五，古人附闺秀、杂记；卷六，一字、西厢、补遗。从今天的角度很难理解这样子的分卷，但仔细一看，很有道理。不妨举“卷一四书”中的几个例子：① 谜面“核”，谜底是“仁在其中矣”；② 谜面“农之子、恒为农”，谜底“耕者不变”；③ 谜面“重庆”，谜底“父子有亲”；④ 谜面“席地谈天”，谜底“位卑而言高”。所以“卷一四书”实际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猜谜的范围，谜底都是“四书”中的文句。又如卷五“杂记”中谜面“火烧赤壁”，打一词牌名，谜底为词牌“满江红”。又如卷六“一字”（打一个字），谜面“三画连中”，谜底为“車”。为了确保《精选文虎大观》的准确性，李夔飏还延请了张怀祖、周宝清等13位本县秀才参与校对，对谜面言语用字、用词也十分慎重，一切淫亵以及对经义有相悖、侮圣言之讥语或过于娇嫌之作均不采用。所以李夔飏的《精选文虎大观》是一本值得肯定的谜语文学作品，是平湖文人的一大历史贡献。

《精选文虎大观》

平湖市图书馆藏《味腴草堂谜语续集》

《平湖瞒瞒子集注》

在李夔飏《精选文虎大观》出版后，光绪末年（1908）平湖人计延龄等人一起编辑了《味腴草堂谜语集成》，编者署名“味腴草堂主人”。据平湖籍红学家徐恭时介绍，此“集成”是其舅父张志贤等人编纂，“味腴草堂”则是张家厅室的额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结“松风谜社”，盛时达三十余人，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始歇，此谜集应是“松风谜社”中谜作的结集。

宣统元年（1909），平湖人计延龄、陈厚彝、夏汝霖、郭清源、张誉麟、张宝善、汤炳寰、孙元瀛、程鹏飞、陆润章、俞大成、陈凤怡、张怀祖、何景桐、沈鸣岐、何景杞等16人又共同编辑了《味腴草堂谜语续集》。陈凤怡先生写了序，曰：“古无所谓谜语也，有之惟战国时齐髡之隐语，西汉曼倩先生之射覆而已，今之所谓谜语者，殆即射覆、隐语之流亚欤？寄情风月，啸傲河山，亦书生不可少之事也。”他把谜语归结到文人寄情于啸傲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会不断出现新的谜语，喜欢创作谜语的平湖文人又将其汇集成书，供期寄情，成其啸傲。古代谜语讲究谜格，据计延龄先生考查有“谐声、卷簾（帘）、梨花、曹娥、遥对（对句）、徐妃、会意、系铃、解铃、寿星、玉带、素心、踏雪（粉底）、拆字、拼字、陞冠（落帽）、脱靴”等17种，计先生又说“恐非全豹，也未敢尽信”。这些都是平湖人对谜语文学的贡献，也是平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又一宝。

《味腴草堂谜语集成》和《味腴草堂谜语续集》均被收入高伯瑜等编辑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历代谜语书籍汇编《中华谜书集成》一书。

钱南扬（1899～1987），名绍箕，学名肇基，字南扬，以字行，生于平湖曹桥钱家村。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科，师从许之衡、钱玄同、刘毓盘、吴梅等著名学者。在北大求学期间，撰写了我国最早也是唯一的一部研究谜语的专著《谜史》。《谜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谜语起源与发展的专门著作，开创了谜史研究的先河，为我国谜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胡寄云（1910～1980）先生在《谜书考》中给予《谜史》较高的评价，云：“钱氏对于民俗学，喜搜求研究，故是书考源举例，深中窍要。书凡十章，春秋汉代一章，汉魏六朝一章，魏晋六朝一章，唐代一章，宋代二章，元明一章，清代一章，谜语书籍一章，余论一章。所论采自史乘文籍，准古证今，足资探讨。”《谜史》一书条理清晰地阐述作者的观点，资料翔实可靠，极具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以上六种平湖谜书都是针对谜语中的文义谜，又称“灯谜”“文虎”。而民间谜语为民间口头文学，在谜面形式、谜底范围、猜谜方式、猜射难度、猜谜路径等诸方面与文义谜明显不同，平湖民间将它称之为“瞒瞒子”“谜谜子”或“谜子”，猜谜语就叫做“猜瞒瞒子”。

平湖民间流传着大量的民间谜语，平湖市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全县民间文学普查的同时搜集民间谜语，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陈宰、陆佰鑫、邓中肯、张灿明、张玉观、屠珍荣等人在浙江省各县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中率先编辑了《平湖民间谜语》内部资料，分13类，共456则，于1998年5月印刷成册。《平湖民间谜语》的印制，受到浙江省民研会首任主席陈玮君老人的高度肯定。1997年5月，省民协主席陈德来同志为此作序，指出：“平湖市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编辑了《平湖民间谜语》，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书中所选的谜语，内容广泛，大多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谜，且语言朗朗上口，富有音韵，民间口头文学味道浓郁，犹如一朵芬芳的小花。”

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参与全县民间文学普查、“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平湖卷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同时，开始有心收集与整理平湖的民间谜语，以后日积月累，加上少儿时期前后四十年间共收集到1106条，集平湖民间谜语之大成，分成物谜、事谜、字谜、地名谜四类，然后逐一进行编号、比对、校字、加注，于2015年1月由吴越电子音像出版公司出版。这本留存比较完备、供传承与研究之用的《平湖瞒瞒子集注》，填补了平湖历史上将民间谜语刊为专著出版的空白。考虑到平湖跟谜语很有地缘与人缘，书中附录了平湖人与谜语有关的文章资料，包括陈宰的《书末感言》、屠珍荣的《平湖谜语，不可遗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笔者的《平湖的民间谜语》《集谜》和《钱南扬与〈谜史〉》。《平湖瞒瞒子集注》被列入“平湖非遗书系”，该书系在2017年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佳百优”图书评选活动中被评为“百优”图书之一。

平湖人喜欢谜语，就文人而言，是文化的争奇斗巧、最雅的智力游戏；而对劳动人民来说，正如陈玮君老人在为《平湖民间谜语》作“序”中所说的“用来活跃人们思维、培养联想力、锻炼智慧、于娱乐之中接受对万象中的一场有趣考试”。平湖民间文艺工作者把流传千百年的民间谜语搜集整理成册，这是对保存口头文学所作的贡献。毋庸置疑，平湖人是喜欢谜语的，平湖民间谜语是平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宝，所以应该好好保护它！

黄金台故居追踪探究

■ 马禹门

《木鸡书屋诗文集》

清代著名学者、骈文大家、大诗人黄金台（1789～1861），原名森，字鹤楼，平湖新仓人。其生前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新仓镇的老屋里度过的，他把自己长期居住、读书、吟诗、著述、教书的一屋命名为“木鸡书屋”，甚至把自己的诗文结集命名为《木鸡书屋文》《木鸡书屋诗》。2022年，平湖市图书馆将此诗文整理、点校、出版。

自黄金台谢世后的200年间，世事沧桑，人事变迁，黄金台故居几经变化，先后三建三毁，最终了无痕迹，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知情访谈以及民间记述，对此进行追踪探究，尽力还原黄金台故居的基本面貌和毁败过程。

一

新仓镇北有一村落叫唐家宅基，其东端俗称糖坊头。糖坊头东头出口向南有一条大道直通唐家弄。唐家弄弄南出口即新仓镇中大街。唐家弄南口西侧就是黄金台的故居。因此，黄金台故居位于新仓镇中大街关帝桥与道院桥之间中心点的位置，居街北侧，坐北朝南，门前临街。

新仓镇中大街是石板街，街边统一有一级石台阶。沿街的民居，屋基大都持平，台阶高出街面一弦。但黄金台故居的宅基有个特点，就是地势较高，是新仓镇上宅基地的最高点，不知为何比起中大街的街沿台阶要高出二弦台阶。

黄金台故居的头埭房子是五楼五底的门面房。跨过头埭即是一个大天井，大天井比头埭房子又高上一弦台阶，天井东侧是围墙，有为学生进出的墙门口。进入第二埭石库门又高上一弦台阶，是倒坐屋（即朝北向）。石板小天井旁的厢房内，排列着几个木架，上面装满了《木鸡书屋文钞》的雕印版。小天井低下一弦台阶，所以第二埭五开间正屋要高上二弦台阶。第二埭、第三埭房子是黄家的学塾，被称作“木鸡书屋”。第四埭是黄金台的内眷用房。后面还有竹园、树园及杂屋。五个门面宽的第二、三、四埭二层楼房及竹园，用三丈高的风火围墙团团围砌，围墙二丈高处有铁攀墙钉坚封。围墙北侧是月桥浜小河，通九曲河。

黄金台出生前故居就已存在，是他几代长辈逐步修建完成的。

黄金台晚年主讲芦川书院。那时的芦川书院，是在中大街与仓基街交界处的关帝庙的北侧。咸丰十年（1860）农历八月十八日，“咸丰之乱”波及新仓，兵燹大火彻底摧毁了黄家几代人的百年老屋，左邻右舍也都遭难，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黄金台故居在这场新仓史上遭遇最大的兵灾中第一次被焚毁殆尽。但最令人痛惜的是黄金台的许多藏书、书籍印刷雕刻板都被焚毁。此后三年中，太平军与清军在新仓一带形成拉锯战。就在咸丰十一年（1861），黄金台忧愤成疾而逝，享年72岁。

二

黄金台故居的第一次修复工程是由其儿子黄晋酚分多次修建完成的。

黄晋酚（1825～1905），字分才，号棠衫，举人，晚年主讲当湖书院、芦川书院，教法甚当，深受学士敬重，著有《尚志居日记》《北行日识》《沪渎游草》等。

道光丙午年（1864）中举后，礼部应试未及，黄晋酚便居家收徒教授。他振力而奋发，携子秀才黄明府，经二代人的努力，按计划分步重修故居。先修前后二进五开间五楼五底。数年后，在第二进正屋前补上左右耳房，正屋前后辅架，后也有左右二耳房，铺设天井石板，附下水道，与第一埭构成“一颗印”建筑式样。又过十数年，在第二埭后边又加建二进住宅，并给第二、三、四埭及后竹园外侧统一建三丈高的风火围墙。在第二进南墙石库门上方镌刻“为善最乐”四字家训。依黄金台故居旧制，把第二进仍作为“木鸡书屋”。

1911年后，黄金台的孙子、秀才黄明府听闻上海有国外引进的行道观赏树苗“黄金树”，为纪念先祖黄金台，在宅后原二亩多的竹园右侧又购进5亩多的地块，引进“黄金树”苗栽种，形成“黄金树园”。如此，黄金台故居才得以全部恢复。

黄金台一族，为书香门第，几代人都以执掌学塾为业，收入平平。况且，自黄金台始，黄家五代都是独子（黄金台—黄晋酚—黄明府—黄黻如—黄骧）。因此，能够修缮起四进的宅院，已相当不易。

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侵华日军从金山卫至全公亭一带登陆，途经新仓时穷凶极恶，杀人放火。新仓古镇从关帝庙至西安桥90%以上的房屋均遭焚毁。黄金台故居也毫不例外地再度被焚毁，只剩下木鸡书屋的一圈围墙，还有一大堆为私塾学生盐渍咸菜用的咸菜甏。

三

黄黻如因其幼年患得口疾之病，拙于表达，醉心诗词，撑家乏力。原本与东邻朱家墙圈和西邻钱家大院差不多大小的黄金台故居被日本人烧毁。故居被夷为平地后，黄家人逃难在外，流离失所。四十年代，黄黻如及两个小女儿不幸染上霍乱疾病，因无医而亡故。

黄黻如妻子平秀英本跟随儿子黄骧在外帮带小孩，抗战胜利后，特赶赴回新仓老家准备简修故居残屋。先请人清理残址，再买下了大天井西侧、原与钱家合用的一堵残墙产权，作为独立使用。然后从此残墙上披下来搭建了5间小披屋，权当栖身蜗居的住宅。至于头埭门面房，只将原五楼五底中东起第四间改成平房一间，也就是后来被编为“中大街66号”的那间。

这次简易修建，大部分用的是残旧料，即从几埭残存的破损房里拆卸来的被火烧过的旧材料。其时黄骧先生也仅是个文职青年教官，收入不高，既要照顾妻儿，又要赡养父母，就显得囊中羞涩，所以面对残破不堪的窘境，也是一筹莫展。

简修后的故居，从头埭单间平房进去，出后门后就通向那5间小披屋。披屋前有一条小通道，通向木鸡书屋废墙圈的石库门。这个原本的大天井，现在变成了小天井，因为东围墙边被东邻先搭了简易房，天井的场地就被占去了。秉承着黄家人为善的性格，平秀英认为大家都处在患难中，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去计较了。因为大家找空地搭建，唐家弄自此也就消失了。而在黄金台故居的北墙外，被毁民宅的砖屑瓦砾堆成了一座小山，名为“蚵蛂山”。

据《穆基回忆录》记载，抗战胜利几年后，黄骧特地回乡一次，查看了简修重建的头埭一间门面平房和大天井里新盖的五间小披屋，目睹了木鸡书屋残存下的一圈围墙。因为正屋与围墙是二次砌成的，所以形成了二层厚实墙体，黄骧看到墙体损坏不算严重而苦笑。能保留住祖居木鸡书屋的一圈围墙，也算是留了个念想吧。而劫难中大幸的是，木鸡书屋残留的石库门上方，“为善最乐”四个大字仍异常清晰。

四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帮了黄金台后裔大忙的是木鸡书屋残留围墙内的空地。政府宣传大种杂边，平秀英和在大陆家里的夫人程韵娴带领小辈将木鸡书屋墙内空地上的残砖全部清除，种下一年两季的蚕豆、黄豆等菜蔬，以增收益。晒干的蚕豆、黄豆，逐月分成小批量，去新仓粮管所经验货员朱育才之手，调换成粮票购米充饥，因此一家人都没饿倒，特别有利于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小辈。三年困难时期一过，黄家后裔就在此址上培植起一个小竹园，渐显郁郁葱葱。

黄镶二儿子黄俊要结婚，没有钱，没办法，便将墙圈内小天井里的石板、台阶石挖出来卖掉，用于盖婚房及其他开支。只因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举报。有关部门回复说，地面下的都是国家的。因此黄俊遭了殃，售卖石板所得必须上缴，拖累了全家，还落下一身债务。

1968年12月，县里组织民工重浚盐船河。因为镇市河段挖土倒土见缝插针——有空地就堆，因此木鸡书屋废墙圈内（已成小竹园）被批准为堆土处。于是正对黄家30米段盐船河疏浚的淤积河泥，全部堆积在此。疏浚工程结束，废围墙内一下子堆有2～3米高的河泥。第二年春，因雨从石库门里泄泻出泥水流，浸泡了黄家蜗居的5间小披屋。还好，镇房管所赶紧安排公房救急。自此以后，黄金台故居残址再无黄家人居住。

七十年代，故居东邻新仓农机厂扩建，房址被征用。从此，故居便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五

黄金台、黄晋酚、黄骧的生平与著作，《明清平湖举人录》《平湖近现代名人》等多种书籍均有记述，读者可自行寻读。这里再着重介绍一下黄骧的相关情况，以补他缺。

黄骧（1916～2008），别名子珍，笔名穆基，黄金台玄孙，出生于新仓镇。在其父秀才黄黻如的悉心培养下，黄骧6岁上学，从平湖县立第四小学（新仓中心小学前身）毕业。只因黄黻如自幼患口疾，吐音不准，无法承继塾学祖业，且没自谋他业，又痴迷古诗文，不得已靠变卖祖产为生，但培养后代却悉心良苦。送黄骧到平湖上私立稚川初中，租房三年走读，至15岁毕业。请托朋友介绍，送黄骧到杭州图书馆，租房三个月读高中补习班。其间，黄骧拼命自学功课，报考免学费的大专，结果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被铁干培训班工务科录取。起先只看重免学费，连所报考的校名、校址都不清楚，录取后才知铁干培训班工务科是筹办中的铁道工兵学校，但白皮箱包装的古籍一套变卖给图书馆，所得款项已化得所剩无几。

黄骧三年学兵，以工务科首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编外教官，从见习少尉起步。出任教官期间，两度被派往美国进修，后来出任铁道工兵学校主任教官、工程系主任、教育处长，后成为中国台湾著名专栏作家，著有《灯塔》《把这份情传下去》《快乐的人生》《穆基回忆录》等，另有大量翻译作品。

1985年12月，黄骧邀请结发妻子程韵娴率儿女赴香港相聚，见到了1948年冬尚未出生但已取名“黄璇”的女儿。黄璇是平湖市第五、六、七、八、九届政协委员，任期长达十九年。黄骧此后多次返乡探亲，耳闻目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返台后连续撰写了《返乡散记》20多篇，在中国台湾《国语日报》上作系列报道，将家乡的巨大变化、建设成就、儿女子孙的幸福生活等作了详尽的描述，字里行间，倾注了对大陆、对家乡的热爱。黄骧还将从平湖带去的《金平湖》录像片转送中国台湾“中视”，经编辑后在岛内播出。